



像他那样生活

SỐNG NHƯ ANH
Phan-thị-Quyên
vợ liệt sĩ Nguyễn-văn-Trỗi kẻ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ọc
Hà-nội—1965

像他那样生活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书号1791 字数53,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2 $\frac{3}{8}$ 插页4

1965年7月北京第1版 1965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平) 530001—1030000册 累计印数:1032000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定价(1) 0.15元



阮文追烈士在刑場上凜然屹立，慷慨陳詞



决心为阮文追烈士报仇!

推 荐 的 話

我国全体同胞和世界上千百万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阮文追，这位英雄的青年电工，他在美帝国主义的枪口前英勇地斗争，直到最后一息。

阮文追的轩昂的气概和坚定的声音，仍旧在我们的心中激荡回响：

要記住我的话！

打倒美帝国主义！

打倒阮庆！

胡志明万岁！

越南万岁！

但是，除了在刑场上那壮烈的九分钟，我们对这位战士的一生实在了解得太少了。我们热切地希望知道他在日常生活中怎样思想和怎样行动，以便更深刻地认识他，向他学习。我们也热切地想知道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和生活中得到教育和锻炼，终于成长为一个伟大的人。

正好在这个时候，阮文追烈士的妻子潘氏娟从被敌人暂时占领的西贡逃出来，到了解放区。她叙述了阮文追的生平，特别是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的事迹。南方的作家陈庭云据以整理成这本集子，寄给了我们。

《像他那样生活》是一份极其宝贵的文献。它不仅具有很

高的文献价值，同时也是一部意义重大的文学作品。通过这位年轻妻子充满爱情的纯洁的心灵，通过整理者忠实而细致的文笔，我们生动地看到了英雄阮文追的光辉形象，看到了整个英雄的集体和英雄的民族的光辉形象。这些激动人心的形象，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他们是我们民族的精华。他们在敌人面前，在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刻，是那样地英勇无畏；而在与同志、亲戚、朋友以至夫妇的关系中，却又是那样地亲切。明朗的革命感情，使这部作品宛如一首光芒四射的英雄诗篇，一曲优美的情歌。

我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救国事业，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向革命英雄主义的高峰攀登，以决战决胜的精神战胜美国侵略者，不怕艰苦，不畏牺牲，对党、对人民、对胜利满怀信心；在这样的时候，《像他那样生活》对我们有着无比重大的教育意义。

我们深信，“像他那样生活！”将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我们特此郑重地向亲爱的读者们推荐这本书。

越南文学出版社

Vì Tổ quốc, vì nhân dân,
liệt sĩ Nguyễn Văn Giỏi đã
anh dũng đấu tranh chống
đế quốc Mỹ đến hơi thở
cuối cùng.

Chỉ khi tâm huyết của anh
hùng Giỏi là 1 tấm gương
cách mạng sáng ngời
cho mọi người yêu nước -
nhất là cho các cháu
thanh niên học tập!

Bác Hồ

胡志明主席題詞

阮文追烈士为了祖国，为了
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英勇斗争，
直到最后一息。

阮文追英雄正气凛然，是每
一个爱国者，尤其是青年一代，应
该学习的光辉的革命榜样！

胡 伯 伯

胡志明主席题词（译文）

这几天，娟姐連休息的时间也沒有了，因为各区、省的代表們听说阮文追烈士的妻子来参加南方妇女代表大会，都跑来探望她。西部一位女游击队员跑到西貢代表团的住处来找娟姐，恳切地对她说：“我們县曾經用一个月的战斗成績为阮文追报仇。我在那一阶段的战斗中負了伤。現在你一定得到我們代表团那儿去住一天，給我們讲讲追哥的事迹，增强我們的决心，讓我們回去后消灭更多的敌人。”

第五区一位大娘爱撫地对娟姐說：“阮文追同志的家乡在广南，那你就是第五区的人的儿媳妇了。我到处找你，让你回去和我們住在一起。”

就这样，娟姐再也沒有固定的住所，每天换一个地方，輪流到各个地方的代表团的住处去和大家相聚。

現在我已經不能像娟姐刚逃出西貢时那样，半天半天地和她在一起工作，把阮文追烈士的高尚的一生紀錄下来了。只好等娟姐挤出时间，爭取每天晚上散会后，把她最后几次見到阮文追同志，以及在各个监牢和死刑監獄里跟他在一起时的情况讲給我听。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号是星期日，这天早晨，我坐立不安。追哥昨晚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我盼望他回来，比任何一个休息日都更热切，因為我們結婚后还没有去探望过亲戚。我的父母也在这兒，我們有許多亲戚从河东常信乡文甲村流落到南方來，他們已經几十年了，但是我們仍旧保持着家乡的风俗：新

郎新娘結婚後的第二天，一定得回門，也就是回到女方家里，同女方的親戚見見面。我們結婚已幾個星期了，今天又是星期天，難道他還像前幾個星期天那樣忙嗎？我心里一直在嘀咕：有什麼要緊的事，結婚後連休息一天也不行呢。我們還在戀愛的時候，每次談起結婚的事，他总是興高彩烈的。他說，一生只有那麼一次，這是最幸福的日子，要熱鬧熱鬧，休息幾天，到各地好好玩玩。但是到了結婚那一天，一切都不像他所說的那樣，他連頭發也沒理一理。他每天下班也回來得很晚，夜里常常點着燈在紙上划來划去。有時我們一塊到朋友家去，他讓我一個人在屋里坐着，自己却和朋友跑到院子里去談天，偶爾還在地上擺弄小石子，像下棋似的。我問過他：“這些日子，你為什麼滿肚子心事呀？”

他回答說：“老板叫我們修理一部很複雜的电机，可是一直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來。”

我在一九六四年春節前送給他的那只刻有“Q”字^①的訂婚戒指，也不見他戴在手上了。他說戴那玩藝兒太累贅。真奇怪，想當初他接受我送給他的那只戒指時，他是多么激動啊，他把它當成極其寶貴、極其神聖的禮物。他戴在手上試了又試，看在修理电机時會不會掉下來。他還不斷地轉動着戒指，半开玩笑地說：“除非出了事故，把我這個手指頭切斷，我決不把你的紀念品脫掉。”結婚以前，他怎麼那樣地愛我啊。我和他的堂姐在一起工作。自從他的堂姐介紹我們相識的那一天起，他每天下班都來接我，簡直風雨無阻。他回家鄉廣南半個月，還給我來過兩封信。他寫了許許多多的事，好像我們離別了整整一年似的。我很喜歡他的信，每句話都能背下來。我

① 越南文“娟”字的第一个字母。

常常为有一个这样深深地爱我的爱人而内心感到自豪。他还得到我們家里人的敬爱。他和以前向我求爱的那些青年完全不同。他不会阿諛奉承。他热烈地爱着我，但对我又很正直坦率。他对我的任何一个細小的过错，就連一句錯誤的話也不放过。有时我爱面子，生他的气，他便說：“我希望你更好，不希望你停滯不前。我們越相爱，我們就要变得越完美。”

他現在却变得使人难以理解了，上班或者回家总是沉默寡言。我极力忍耐着，默默地观察着他，想了解他的性情为什么突然起了变化。但是在日常生活里，我却发现他比任何时候都更爱我、更关心我、照顾我。我要是有点不舒服，在家休息半天，他就紧张起来，好像我得了重病似的，到处奔走，給我找药。他弹琴給我听，哄我喝稀飯、吃水果，好像对待小孩一样地溺爱我。夜里还坐着給我搧扇子，让我睡觉。昨天下午，他吃完饭准备出去，临走前，还打了滿滿一桶水，提到我們邻居那儿去让我洗澡（我們經常在邻居那里洗澡）。我看見他匆匆忙忙地吃着飯，心想：星期六下午他还不在家呆着，不免有点恼火，便气嘟嘟地說：“好啦，你忙你就走吧，一会儿我自己打水洗澡。”

“不，洗澡房的台阶太高，我怕你摔倒。”

他把自行車推到門口，还轉过头來說：

“那部机器就快修好啦，要是明天事情办妥了，咱們就可以去玩个痛快。你想到哪里去，去一天、两天，我都听你的。”

我想今天他总会回来，說什么我們也要出去玩玩。我把結婚时穿的衣服准备好，还盘算着先到哪一位亲戚家里去，然后再帶他上我的几位朋友家里去走走，让她們不再譏笑我，說什么“你丈夫胆小如兔，結了婚就躲在家里，什么地方也不敢去了。”

上午九点来钟，忽然七、八个警察押着一个反綁着双手的人，冲进我們家里。一开始，我不敢相信那个人就是追哥，可是他一看见我，便大声地说：“娟，我被捕了！”

我顿时惊呆了，眼睁睁地看着他朝我跟前走来。不过一个晚上，他的模样完全变了：那套蓝衣服上沾满了泥和血，几乎变成了另一种颜色。他面容憔悴，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头发凌乱不堪。他们把他按在床上。其中一个看来是这一伙恶棍的头目，打量了一下我們的小房间，然后操着北方口音说：“整齐干净，真漂亮，有这样的家真幸福，居然还要去造反。”他指着几样东西说：“曼陀玲琴啦，新衣服啦……”

他东张西望，看看还有什么东西，一眼瞧见了，我便问追哥道：“还有年轻的妻子，这样幸福，你还要什么呀？”

追哥把披散在脸上的头发往后一甩，回答道：“我昨晚已经回答过你好几次了。我要什么？我要杀绝那帮美国强盗，我要解放南方。”

那个头目仍旧站在追哥对面的小桌子旁。他直瞪瞪地看着追哥，摇头晃脑地威胁说：“看你能不能老那么硬？”

他催促在院子里用探雷器搜索的那帮家伙赶快把炸药找出来，随即走到床边说：“这样新的枕头和被子，这样温暖的家，你不享受，却去听越共的话。现在越共在哪儿也不知道，你自己却落得带上手铐，等一会儿还要挨打受罪。”

追哥仰起头来直视着他说：“我和你们不一样，当美国强盗拿着刀枪杀害我们同胞的时候，我决不能低下头来忍气吞声地活下去。”

他背靠床沿，显得十分镇静，好像周围这些警察并不存在似的。他望着这间两年前他和他侄儿用逐渐积聚起来的木料、树叶亲手盖成的小房，然后又凝视着我。他的目光那么亲

切，好像要跟我說話，想安慰我。这时，我越感到他对我的爱，越要責备自己。我很懊悔，由于自己的幼稚，竟不能了解他，甚至有时还怀疑起他对自己爱情的忠誠。現在，事情是这样地明显：为了干革命，他牺牲了个人的幸福，不惜推迟結婚日期。我現在已經完全了解他要推迟婚期的原因了。当时我哪里会想到他正进行着那么重要的工作呢？我以为他想抛弃我。我已經給所有的亲友发了請帖，要是延期举行婚礼，我怎样向大家解释才不至于失面子呢？他也提不出充分的理由，让我心服口服。过了一会，他才对我說：“娟，怎样才能使你在这个时候了解我呢？好啦，我們就按照原定計劃进行吧。不过你可別冤枉我，我从来没有要抛弃你的念头。我很爱你。你今天还生我的气，但是总有一天，你会了解我的。”

現在他被捕了，直到这时我才了解他。我坐在屋角里，不住地哭泣。

那些家伙里里外外地搜查了大半天，沒找到炸药，便涌进房里，紧紧围住追哥。那个头目开口問我：“你知道你丈夫把炸药藏在哪儿嗎？你看见过他收藏什么东西嗎？”

我一边哭一边回答說：“我丈夫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没有见过他收藏什么东西。”

“你不說，我就在这儿當場打死你的丈夫。”

“我不知道，我說不上来。”

他轉过去逼問追哥道：“你把藏炸药的地方說出来，这里还是你們幸福的小家庭。如果你頑固到底，这里就是拷打你、打死你的場所。”

“我不知道什么炸药不炸药。”

他們冲过去拷打追哥，还用电来电他。电流把他击倒在床上。他痛苦地在床上翻滾。这时我再也不能安靜地坐着

了，我毫无所惧地冲过去，想拉住那恶棍的手，一个警察却使劲揪住我往后拖，把我按在椅子上，然后站在我面前挡住我。我大声叫喊，他们便掏出枪来吓唬我。

拷打停了下来，他们又逼问追哥道：“炸药藏在哪儿？”

追哥喘着气，比刚才更大声地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不知道。如果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只要到有美国鬼子的地方，就会找到炸药。”

这一次那个头目首先冲过去打追哥。他从一个警察手里夺过一根木棍，在追哥身上乱打起来。他们拷打一阵，审问一阵，继续了将近一个小时，仍旧没有得到任何线索。那个头目便命令警察把追哥带走。追哥吃力地站起来，大声对我说：“娟，不要担心，留在家里要和侄儿互相照顾。”

追哥衣衫破烂，扣子都掉光了。他脸上、胸口上血迹斑斑。他凝视着我，吃力地对我微笑着，慢慢向门口走去。我在那个警察手中极力挣扎着，拼命向追哥那边扑去，想尽量靠近他一些。尽管那个警察掐住我的脖子，我还是使劲地喊道：“追哥啊，我很疼你，追哥啊，我很疼你。”

那个恶棍头目转过脸来说：“算啦，别再疼呀爱呀的了，另外嫁人去吧，他犯的是死罪。”

当天晚上大约十一点钟，那帮警察又冲进我的家。他们对我说：“现在带你去见你丈夫，他有话跟你说。”

听说去见追哥，我马上跟他们上了车。我正想打听他们监禁追哥的地方，好经常去照顾他呢。途中，他们又拐进一条小巷抓了一个女学生，然后把我們带到市警察署。到了审问室，我才知道，这个女学生是个被他们认为和追哥活动有关的嫌疑犯。当天晚上，警察署的头子便审问了我。他问道：“你

知道你丈夫干的事嗎？”

“不知道。”

“你們結婚几天了？”

“十九天。”

“对你和你追哥这样年輕的新婚夫妇來說，現在正是最美好、最幸福的日子，你知道嗎？”

“嗯。”

“那么你照实說吧，不要有任何隱瞞，这样你們就不会失去这美好幸福的日子了。”

他停了停，打了个呵欠，然后把身体靠在椅背上。他长着一张瘦脸，脸色蜡黃，活像一个鴉片烟鬼。他接着追問我：“他常到誰家去？”

“他整天上班，有时晚上也得上班，很少出去串門，偶尔才到街上逛逛。我不知道他常到誰家去。”

“有誰常来看他？”

“偶尔有朋友来找他玩。他們有时弹琴唱歌，有时把机器拿回家来修理。我們刚結婚，我对他的朋友不大了解。”

“你好好想想，多考虑考虑吧，什么也别隱瞞，他才能得到释放。我已經見過你追哥，現在叫你来見他。老实說，你們这一对儿多好，我于心不忍啊！”

他把一张我們的結婚照片扔在桌上。我身穿綠花长袍，手拿一束十样錦鮮花站在追哥身边。那个家伙賊眉鼠眼地裝出一副同情的模样，接着說：“眼看这样一对年紀輕輕的夫妻就要永远离別了，誰都会感到难过啊。我在这儿工作好几年了，不知成全了多少对夫妻。你只管相信我，如果你能帮我找到与追哥联系、指揮追哥的人，找到埋藏炸药的地方，那追哥一定能回去和你团聚。”

我說：

“他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厂里的活和家务事我都忙不过来呢。你到我做工多年的白雪棉絮厂去問問就知道，星期日我也經常加班，有时候一班还干十二小时的活儿呢。”

警察头子反复追問我和那个女学生，千方百計地想找到追哥常来常往的地方。午夜以后，他帶我們去看刑訊室，还叫我們在每件刑具前停下来，仔細观看綁人的绳子、挂在高处的吊人绳套、装死尸的麻袋、灌肥皂水用的肥皂粉、釘犯人手指头的各种釘子、侵犯人用的水池等等……

看完刑具，他吓唬我們說：

“哼，你們看，不好好說，就叫你們嚐嚐这些刑具的厉害。”

夜里两点来钟，他又把我們帶回审問室。我很焦急，走过各个房間时，我都注意观看，但始終沒有看見追哥。我問那个恶棍：

“你們到我家里，叫我馬上來見我的丈夫，他在哪儿呢？”

那个警察头子說：

“昨天中午帶他来审問，我們的用意是向他說明我們的招回政策，让他悔过自新，自願离开越共，回到国家的队伍来。如果他肯这样做，那么你們夫妻馬上就可以團圓。但是我們還來不及說一句話，他便从楼上跳下去，把腿摔断了。現在已經把他送到左萊医院去啦。”

我哭着大声嚷道：

“一定是你們打斷了我丈夫的腿，又胡說他跳樓，是嗎？”

他連忙說：

“呃，半夜三更，你別大叫大嚷的。我說的是實話，誰也不騙你，你用不着擔心。”

“你既然已經把我丈夫送进医院，那就让我回去好啦。”

“让我想想看，能走我就告诉你……”

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他们存心骗我，好让我马上跟他们来。他们扣留了我，不让我回家拿衣服、被子和蚊帐。后来又天天把那些跟谋杀麦克纳马拉案件有关的嫌疑犯带来审问、拷打，强迫我坐在那儿看。

其中被拷打得最厉害的是阿利哥。他是和追哥一起被捕的。那天中午追哥跳楼没逃脱掉，当天晚上，阿利哥也砸断手铐，跳过牢房的围墙，但不幸又被他们抓了回来。这时候，我才第一次认识阿利哥。他只有十七八岁，和追哥是同乡。刚进牢房时，犯人们很看不惯他。大家见他那烫得鬃曲蓬松、多日不梳的头发，还以为他是个阿飞呢。后来才了解，原来他是个理发师，老板为了招徕顾客，要他烫了一头时兴的怪发式。大家又听说他也是参加谋杀麦克纳马拉的，这才非常钦佩他，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他被敌人打得最凶。敌人打他全用木棍。我坐在审问室里只顾哭，一面为阿利哥难过，一面想到追哥所受的残酷拷打一定要比阿利哥厉害多少倍。敌人越是拷打阿利哥，阿利哥越不理睬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偶尔他痛得昏了过去，敌人就把他扔在角落里。后来在领饭的时候，他见到我，便很快地告诉我说：

“追哥都承认了，承认一切事情都是他干的，由他个人负责，与任何人无关。敌人无论怎样拷打他，他还是这句话。他很勇敢，跳楼时我就在他旁边，亲眼看见的。我见他看看那些特务，又看看街上，然后忽然越过窗口跳下楼，当时他手上还戴着手铐呢。如果不是不凑巧碰上开过来一辆汽车，也许他就逃掉了呢。”

第二个被他们带进来拷打的人是追哥的侄儿阿藩。他才十七岁。他们叔侄俩都在发艳路玉映修理厂当电工。这家工